

詩
今
選

梁
啓
超
題



序

時代不同，讀書的觀念也隨之不同。我國古代詩歌，選本很多；但是現在看，很不合我們的觀念。浦薛鳳的唐人白話七絕百首，很合現在的觀念；不過薄薄一小冊，不夠我們的需要。

我選這部詩，並不是希望有人去仿摹他們；是盼望有人參考他們做詩的思想和方法，以發自己的情感。換句話說，就是用他人的詩幫助我們自己的創造。所以讀書當存主觀的思想；使他人的詩，受我自己的分配，不受他人詩的分配。我幸而用多半年的苦工，把我可得見的詩，選完了。統計約九萬餘本；但終不完全，將來再有得書的機會，再接續去做罷！但這部『詩今選』，實不是我正式選的詩；是我正式選的詩的先鋒。所以頗足代表我選詩的破壞的精神；却沒有

我選詩的創造的采色。我給梁任公的信，也說：『……漁洋復起，必以國爲罪人矣。然而欲改造新詩，踐洪水猛獸摧殘破壞之名，固所願也。』

選詩所用的書，種類甚多。大約有二十八種：

一史類如漢書等。二叢書類如說郛，昭代叢書等。三書類如古今圖書集成，冊府元龜等。四全集類如山谷全集，弇州山人四部續稿等。五總集類如明詩綜，詩所等。六雜誌類如新潮，新生活等。七日報類如晨報，時事新報等。八小說類如紅樓夢等。九筆記類統下二十一類，例太多，故不舉。十文集類十一詩集類十二詞集類十三曲集類十四文鈔類十五詩鈔類十六詞鈔類十七曲鈔類十八文選類十九詩選類二十詞選類二十一曲選類二十二文評類二十三詩評類二十四詞評類二十五曲評類二十六詩說類二十七詩話類二十八詞話類二十九曲話類

以上二十九類，就中有詩的，以詩詞集選鈔總集等類爲多，以類書叢書筆記小說評說話文集鈔選等類爲少；因此有些朋友說我選的詩太不經濟，何用在那文集類書中選詩？但欲成就本書的完善，不能不廣博搜選，即使向文集類書搜選，還怕有遺漏呢！所以那乾坤正氣集，太平御覽等書我都搜選了着。

我選詩的標準，大半注重體裁。選詩本當注重意境，但改造新詩第一步，須解放體裁，要分三種。

一篇句長短不一

國風以至琴操古歌離騷樂府禽言歌謠，篇有長短，句也有長短，皆隨意境而生。無如那些古律詩，定爲幾言幾句，於是篇句皆有一定，詩遂有了束縛。詞的篇句，雖然長短不定，但是一成了填詞，束縛的更深了。我選詩雖然不能盡是篇句無定的，但大概都不受束縛。清趙翼說：

『三百篇以來，篇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

所以我們做詩，不要講究定法；『唯以浩落，感慨情致，卷舒其間，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這雖是古人論『長短句』的話，實可以做新詩的標準。

二韻的有無不一

三百篇中如周頌多全篇沒韻，（我將來著詩微，專有一章說音韻。）可見詩韻的有無，本不要緊；然必須有音節，所以我選詩，但注重音節，不注重韻。清趙翼說：

「心之聲爲言；言之中理者爲文；文之有節者爲詩。」

若沒有音節，何別于文？如有了音節，那韻就可不講了。因爲韻是天然的音節，湊集起來的。以前就有人作無韻詩，並且歌謠中一切是無韻的，但音節却未嘗

沒有傅玄的詩家直說諱：

『古采蓮曲，隴頭流水歌，皆不協聲音，而有清廟遺意。』

我舊歲歸慶城，在家裏聽見小孩撲蝴蝶的時候，唱道：

『蝴蝶落落（叶撈撈）你爹背背（叶碑碑）你媽抱抱。』

這三句話是給蝴蝶下來，他好撲，完全無韻；但是却有音節，並且他唱的時候，還有一種特別動人的聲調，所以改造新詩，當注意音節，韻則不必管他。袁枚說：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嫌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隨園詩話——我也盼望研究新詩的人忘韻。

三門類不一

我選的詩約分國風琴操古歌離騷古樂府今樂府古詩絕句雜言詞曲銘贊歌辭禽言歌謠諺語白話詩譯詩等。古今選詩的人，皆選古詩律詩，至於風雅詞曲禽言等，沒有多少選的；以爲曲自曲，詞自詞，詩自詩……；殊不知詞曲等原是詩的一部分。楊升庵的草堂詞選序說：

『唐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灰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這是以詩爲詞的。

詞苑叢談說：

『詞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瑞鷓鴣，七言律詩也。款殘紅，五言古詩也。』——這是以詞爲詩的。

宋王灼的碧雞漫志說：

又說：

『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了，其本一也。』

『竹枝，浪淘沙，拋球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三章，皆絕句……』——這是以古歌，古樂府，今曲，詞等爲詩的。

尤侗的延露詞序說：

『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今宵酒醒，『子夜懊儂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這也是以詞爲詩的。所以古樂府亦名樂府，又名古辭，詞一名詩餘，一名樂府，一名新樂府，又名新辭。

清費錫璜的漢詩總說說：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爲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病婦行、孤兒行等……爲第二品；謠、諺等……爲第三品。』——這是說樂府裏面有謠、諺等類。

明王昌會的詩話類編說：

『詩曰：「我歌且謠。」樂府載歌謠，而不及諺語。如夏諺、齊語，皆有聲韻……並詩之流也。』這是說諺語也是詩的。

田雯的論詩說：

『鼓吹、曲辭、歌謠、雜體，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詩家所必采也。』——這不但以歌謠爲詩，把雜體也歸於詩類。所以元稹分詩爲二十多類，他說：

『詩迄于周，離騷迄于楚，是後詩人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

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自操而下八名皆是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

因此明李之用作詩家全體把屈原的漁父辭等也列入詩的裏面。趕到了明陳懋仁的續文章緣起又把操暢支絃曲行吟怨思謳謠詠歎弄鹽樂唱諺別詞調偈等統歸到詩的裏面比元稹分的更多了十來樣所以我這回選詩上自國風下迄現世歌謠比前人選的略爲完善。

所選的皆以淺顯爲歸雖不能盡是白話大概不加注解人人都可以懂得。廖燕的談詩說：

『唐詩無自註者杜老間於題內用之——非詩也；蓋詩爲性情之物人人可曉——若自用註則爲記事錄耳豈復成性情語耶？』

至于思想方面則多趨于平民那些帝王和貴族的詩一概不選因爲帝王和

貴族多處順境，所以他們大半說些不關痛癢的富貴話頭，不出于真情；已完全失了詩的本旨。古人說：『詩窮而後工。』實則因人當逆境時，情感發見，因此他們的作品，便覺得工。

要談到這個『情』字，差不多古今的詩人皆認他是詩的本旨；但有些人把他說偏了，也有些人把他說得籠統了。自從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數千年來的詩人都把詩經當做了『經』，不當做『詩』，把那些鄭衛的詩，也就牽強附會，說是『別有正意』，是『隱刺』，是『假託』，朱熹雖懷疑孔子這句話，但他仍說：

「……易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邪。』」

並且他作詩經傳序也說了許多的『詩道性情之正』的話——他仍是離

不了那道學先生的口吻。惟他論美刺的話，很有獨到的地方。他說：

『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像這些『思無邪』一類的話頭，是把情字說偏了的。至于把情字籠統着說未能分開，大半是古今詩人的通病，我不必引證了。

我以爲人的性情不同，『各如其面』，不能有正而無邪；一切的情慾，是人人都有的。個性不同，所做所說的又那能迫他們都成一樣？既不能迫他們的言行成一樣，又那能迫他們盡歸于正？試看那國風裏面，有正有變——賈島論風之始說：

『君之德化，被于四方，茲乃正風；或否塞賢路，下民無告，卽正風變矣！』（南密旨）

詩既有正變，又何必去了那『變的』，單留這個『正的』？國風裏面有變風，何以當初采詩的官還采他？樂府裏面的子夜，懊惱，何以詩人還留着他？繁欽的定情詩，何以人還稱贊他？所以說『情』字裏面，當細分做兩樣；不可以籠統的說，也不能只說他是關於正的一方面的。這也是我選詩的一個標準——不然，去了那『變的』，『邪的』，只可說詩是代表『情』的一部分，不能算做代表『情』的全體。

以上是說我選詩的才料和標準，以下再把我_不選的詩，舉出幾樣。

一 集句詩

如朱多炤的五體集唐，何錡的聽香樓悼亡詩，柴才的集唐詩，集江昉的晴綺軒集句等。

二 恭和詩

如梁詩正的矢音集等。

三 試帖詩

如七家詩，青雲集等。

四詠史（或詠古）詩 如孫玉甲的讀史偶吟，史夢蘭的全史宮詞，羅惇衍的集義軒詠史詩鈔，吳闓的十國宮詞，吳養園的東周宮詞，清仁宗的御製全史詩等。

五唱和詩 如西崑唱和集，金鸞坡的半畝羣芳唱和集等。

六御製詩 如清仁宗御製詩三集合編，張廷玉等編的清高宗御製詩集等。

七應制詩 如文清公（劉塘）應制集等。

八釋家詩 如歸元鏡（曲），唐寒山子的寒山詩等。

九贈答詩 統下八種，皆無專集，僅在各集中有單首的，例太多，故不舉。

十分韻詩

十一奉答（或奉和）詩

十二聯句詩

十三頌功詩

十四公讌詩

十五疊韻詩

十六律詩

以上這十六類的詩，完全把詩的本旨失去。但舊詩裏面，差不多過半都在這十六類的範圍以內。所以我說中國的舊詩一半可燒。我選詩雖不能完全刪去這些逆詩旨的體裁；我選的標準，却趨于這方面。

我選詩純由主觀態度，絕不盲從他人；也全無崇拜偶像的觀念。從來選詩的人都選杜甫的著作，說他是『詩聖』；他的詩是『詩史』——我僅選了他一首。（在我正式的詩選上。）人人都選古詩九十首和蘇李的贈答，說這些是『

詩母——我也選了一首。以前選詩的，說三百篇無一首不好，不能夠選；——但我看三百篇中，像那二雅三頌，簡直的是帝王貴族不關痛癢的詩，開後世那些應制，頌功，公讞等詩的先聲。說什麼三百篇只十五國風罷了！所以我也冒險把他選了。

以上我把我選詩的原意，經過內容，和本書的原委，拉雜說了一些。我且把我的選詩詩，做這篇序的結論；我還願我正式的詩選早日出來。
詩呵！詩呵！

我爲你費了許多時間；

我爲你費了多少金錢；

我爲你費了多少腦筋氣力，到如今還沒有選完——

有時你估屈聲牙；

有時你亂七糟八；

有時你毫無意味和價值；——

把我的眼花；

把我的肉麻；——

這都你緣投胎不幸，竟生生世世生長在詩家。怎得那秦坑再見，秦火復發；

燒了你，

坑了他；——

那時節再把你們的焦朽的枯骨收掘，造成了我腦筋中所希望的你和他。

蔣善國

天津南開大學

十年十一月